



# 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10月31日  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  
曲鹏 红

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妖猫传》，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两项大奖。《妖猫传》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的原著小说，却极少有人知道，它真正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唐传奇《长恨传》。

唐传奇与唐诗并称“一代之奇”。近日，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吕玉华选注的《唐宋传奇选》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其中的故事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。

□鹊华秋

## 亦真亦幻唐传奇 开中国小说先河

当有人说：“你是在跟我讲传奇吗？”一般多指对方的言语荒诞不羁，是在编故事，且故事情节曲折离奇。但在历史上，有一种“唐传奇”兴盛于唐代，并且对后世的伎艺、戏剧、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鲁迅曾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一书中对唐传奇有过评述：“小说亦如诗，至唐代而一变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丽，与六朝之粗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。”唐传奇为当今的小说形成奠定了基础，标志着中国小说文体的独立。

妖魔鬼怪的故事，南北朝时已流行。到了唐代，读书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神异故事，他们要更详细、更生动地讲述以人为主体的传奇故事。唐代之所以有此一变，归根结底，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商品经济繁荣的同时，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使它由单纯的“搜奇记逸”转而“有意”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。

唐代市民的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，继而转向对精神生活的渴望，叙述宛转、文辞华丽的传奇由此产生。在经历了懵懂的初唐时期后，传奇作品在中唐空前增多，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成就来看，都达到了顶峰。

唐传奇活泼挥洒、不拘泥于道德教条，更倾向于自然的人性，这与唐代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。唐代儒、佛、道三家并重，文人们以儒家教育为基础，佛、道两家的知识和义理也成为他们的基本素养。所以，在对人事的看法上，体现出一种通达，而不是定于一尊的僵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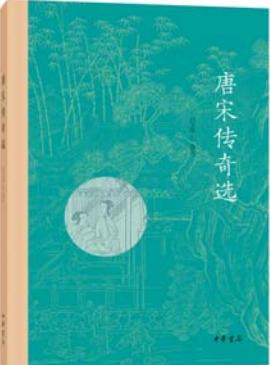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故事的效果更逼真，也为了更好地推进情节，唐传奇不少篇章都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故事背景。比如《莺莺传》中，浑瑊、杜确都是真实的人物，以河中士兵作乱引出张生请救兵。《无双传》中，泾原兵乱，拥朱泚为天子，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在此事件中，无双的父母因附逆被杀，无双被籍没入掖庭，则是依托于历史事件的小说生发。如此虚实相生，使得故事人物更加真实，情节开展更加合理，也使得儿女情长与乱世纷扰连在一起，更有深沉的思虑和喟叹，超脱了个人命运和小小的悲欢。

## 从元杂剧到影视剧 故事人物魅力不减

吕玉华《唐宋传奇选》一书，收录45篇文章，每篇由题解、正文、注释三部分组成。该书的编选没有按照年代先后，而是依据题材内容，划分为情、侠、变、仙、鬼、妖、物、梦几类主题。

如果翻看一下《唐宋传奇选》，很容易发现许多传奇故事、人物角色是那么似曾相识。实际上，在当代的文学和影视创作中，唐传奇一直是丰富的创作宝库和艺术源泉。

宋元明戏曲中，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源于《莺莺传》，郑德辉的《倩女离魂》取材于《离魂



《唐宋传奇选》  
吕玉华 选注  
中华书局

无穷的可能性。

关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灵感来源，小说原著作者马伯庸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，有诸多细节取材自唐传奇。比如作品中有个人物叫“葛老”，葛老的角色设定是“昆仑奴”。

在中西往来频繁的唐代历史上，昆仑奴是广泛存在的一类人物。他们卷发浓眉，肤色黝黑，究竟来自南亚、东南亚还是非洲，今人说法不一，但普遍认为是被阿拉伯商人掠卖输入大唐的。在唐传奇中，就有一篇《昆仑奴》，以昆仑奴为主人公。

在当代的文学创作群体中，受唐传奇影响最深的要数王小波。王小波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《唐人秘传故事》，是建立在对唐传奇故事的戏拟、滑稽模仿和创造性改写基础上的一部另类故事集。

这部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：《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》《红线盗盒》《红拂夜奔》《夜行记》和《舅舅情人》，都可以在唐传奇中找到故事的一些本源。卫国公李靖在发迹之前只是一个小混混，踩着高跷、疾步如飞地走过纵横交错的街道；妓女红拂站在楼上凭栏远望，顶着她沉重如山的头发……王小波对唐传奇的颠覆式改写，充满现代感。语言上自由流畅，描写又毫无禁忌，充满了奇思妙想。

在戛纳电影节上，侯孝贤凭借武侠片《刺客聂隐娘》获得最佳导演奖。“聂隐娘”这一人物形象，同样来自唐传奇。

唐传奇故事对日本文学也有非同一般的影响。芥川龙之介的《杜子春》《黄粱梦》等均是对唐传奇的改写。中岛敦1942年发表《山月记》，曾入选高中课本，影响甚大。而这部作品正是对唐传奇故事《李徵》的改编。中岛敦将一个古代士人过于纠结功名利禄、化身为虎的悲剧故事，进行了现代式的改编，表达自身精神苦闷和对存在的探究，深刻犀利，发人深省。

## 写情写侠技高一筹 大唐气象跃然纸上

唐传奇对于“情”和“侠”的叙述，尤为精彩。

《莺莺传》中，崔莺莺确定了对张生的爱悦，即以身相许。因为张生种种算计考虑，两人中断恋爱关系后，莺莺即另择良人，并且对婚姻和丈夫负责，坚决拒绝了张生藕断丝连再见面的请求。张生始乱终弃，莺莺则是果断勇敢。

有情人未能成眷属，《莺莺传》经常被视为悲剧。不过，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看莺莺，相爱的时候身心双重满足，不爱的时候

利索了断，另觅佳偶，这不是最好的感情处理方式吗？

《离魂记》《无双传》则写出了生死不渝的追寻与爱恋。倩娘、王宙彼此思慕，当婚姻受阻时，倩娘竟然魂灵离体去追随王宙。王仙客爱恋无双，即便无双沦为罪人之女、宫廷奴隶，他也要尽所有的力量、抓住一切可能去解救无双。而无双亦坚信仙客，是双方的共同努力达成了最后的成功。

当然，唐传奇中的男女，并非普通的唐代人婚恋状态。适龄的、门当户对的唐代青年男女们，必须遵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也因此，发生在普通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很少的，唯因少见，这样的故事才称得上“传奇”。

唐传奇中的女性，体现出极为可贵的自主性。她们的选择出于自愿，并不死守外加的观念和教条，甚至体现出对刻板教条与观念的反叛，跃动着生机活力和自由的精神。唐代作家对女性的描写，能达到这种深刻程度尤为可贵。这是因为唐代社会对女性的规范没有僵化死板，能够从人性本能方面正常地对待女性，包括女性的情欲和能力，不扭曲不压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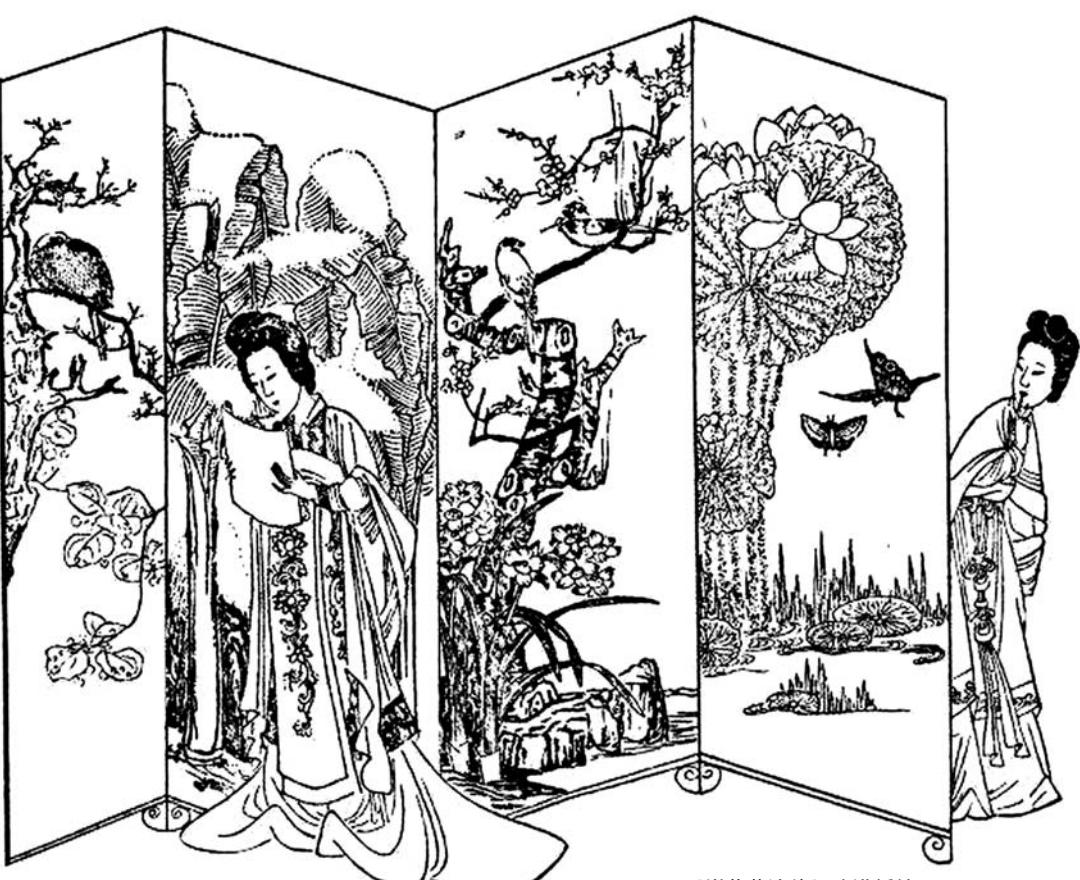
侠义是唐传奇中格外鲜明的主题。替天行道、解人危困，唐代的侠客继承了先秦时代游侠、刺客的重然诺轻生死的精神。《郭代公》中，郭元振一听到陌生人的哭诉，即立誓解救，甚至承诺，如解救不成功，自己也同样杀身以殉之。《无双传》中，古押衙为了报答王仙客的知遇，解救无双，制定周密的计划，付出了十几条人命的代价，包括他自己。

在唐传奇构建的武侠世界里，有武功的可以行侠，没有武功的也同样仗义。如吴保安弃家赎友、廖有方卖马安葬陌生书生，都可以称得上是义薄云天。

在吕玉华看来，唐传奇最大的特点是有趣、不说教。“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唐传奇，可以深入了解更广阔更世俗的唐代社会，体会今古相通的悲欢。或许什么宏大的意义都不必说，读有趣的故事，这本身不就是尘世浮生的美好享受吗？”

唐传奇展示出的是昂扬、开放的唐风、大唐气象。吕玉华认为，盛唐时期的人杰地灵、物华天宝，仅存在了大约半个世纪，与唐代自家三百年的历史相比，都是短的。“它虽然短暂，却是华夏风貌的象征，具有永恒的示范意义，上升为一种后世的理想。”

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唐风、大唐气象，就是一种以复兴为前进的理想。“谁不希望复兴这样的时期呢？它是如此意气风发，如此灿烂辉煌，展现出我们这个民族最蓬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，自信而昂扬。”吕玉华说。



《崔莺莺读信》陈洪绶绘